



850

矢亦從  
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1273B

後 戀 失

徐 雉 著

上海四馬路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 9 3 1

一九三一年四月付印

一九三一年五月初版

1 — 1500 册

每册實售大洋二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後 戀 失



~~1564223~~

失戀後序詩

被搖動的愛

——以詩代序——

被搖動的愛

是永遠受傷了。

因為沒有東西

能使被搖動的愛醒來。

彷彿信用一旦失去

便永不再返了。

被搖動的愛

是永遠受傷了。

——譯自加拿大女詩人麥克考

Miss I. C. McCaw

原作——

# 失 戀 後

## 一

棣華姊：

昨天夜裏接到你的信後，我幾乎暈過去，好像幾千幾萬塊的玻璃碎在我眼前一樣。我很想痛哭一場，但是因為心裏悲傷到極點，反而哭不出來。棣華！你和我絕交了麼？你難道忍心和我絕交麼？你難道忍心把你從前給我的愛情，又統統收回去麼？我哀

求你！我哀求你！我的女王，請你收回成命罷！

前夜我做了一場惡夢。夢裏的情景大約是這樣：在流瀉着如銀的月色的森林下，你慢揚着你的裙裾，細踏着你的足尖，在鋪滿着敗葉和殘楹的地上，不住地輕歌曼舞。鳴鳥也和你一塊兒歌唱，蝴蝶也和你一塊兒跳舞。然而當我像野鹿一般，奔向森林中來會你時，你卻立時停止了歌舞，扭轉頭去只是不睬我。一會兒我一步一步挨近你，想和你接吻，你怒聲說：“少年，滾開些罷！我已不愛你了！”說着，就返身跑入森林深處不見了！我便坐在樹根下大哭。那時四圍充滿着沈默和寂寞，祇有地上的沙土曉得我心裏的悲哀，無聲地把我落下來的眼淚吸



收了去。……後來，我就這樣從夢裏哭醒了；摸摸被角，已被眼淚濕透。但我起先以爲這不過是一個夢，誰知道如今竟會成了事實呢？我親愛的棣華姊！我哀求你！我哀求你！我的女王，請你收回成命罷！

你來信說：“謹祝前途光明！”我感謝你！我十分感謝你贈我這樣好的祝辭！但是‘光明’是和你在一塊兒的：我若得着你的愛，便同時得着光明；我若得不着你的愛，便同時失去了光明。如今你不但不愛我，而且還要和我絕交，試問我前途還有什麼希望？更還有什麼光明可說？我現在覺得世界上到處都是黑暗！到處都是黑暗！抬頭看青天，天上的星星已沈落了，月兒也隱沒了。我不知道光明在那裏！我不知道光明在那

裏！姊姊！我哀求你！我哀求你！我的女王，  
請你收回成命罷！

你叫我不必回信，但我怎能不覆你？  
切盼回音！再談，敬祝你安好！

叔羽四月一日夜七時

## 二

棣華姊：

### ——以詩代信——

鳥兒棲息在樹枝上；樹兒倒了，牠便去  
巢人家的棟樑。但是，親愛的姑娘，請告訴我：  
假使棟樑也折了，又叫牠飛到何方？

魚兒游泳在小河裏；河水枯了，牠便飄  
到汪洋的海裏。但是，親愛的姑娘，請告訴我：  
假使海水也乾了，又叫牠向那裏找安身

之地？

我年輕的時候，我的心緊緊地繫在母親身上，母親死了，我閒空的心便到處流浪；後來碰着了一個美麗的姑娘，就把她纏住了。但是，親愛的姑娘，請告訴我：假使你不愛我，我的心更向何處去求歸宿？

叔羽四月二日

### 三

親愛的棣華：

——以詩代信——

我把我亂絲般的愛情，緻密地織在一朶憔悴的花上；將牠封在信裏寄給你，使你見了牠，好像見了我一樣。

牠雖爲着沒人供養而萎謝了，卻還是

裊裊地吐着清香；我雖爲着失戀而絕望了，但我愛你還是和從前一樣！

姑娘！你莫問我近況怎樣，我是憔悴得和這朵花兒一樣。若是你見了牠會哭，就請你流淚在花兒上。

花兒得了你眼淚的灌溉，枯槁的牠也許有復活的一天；祇是這個被棄的我，幾時纔能重受你的愛戀？

失戀的叔羽四月三日

#### 四

棣華姊：

——以詩代信——

當我用顫抖的手風狂地擁抱着你時，你偏偏叫我做詩。但是，親愛的姑娘，那時

我已全忘了世上的一切：忘掉了光和花，忘掉了星星和雲霞，更忘掉了什麼叫做詩！

當我用突出的眼珠呆呆地向你睜着時，你偏偏叫我做詩。但是，親愛的姑娘，那時我竟寫不出一個字！因為你是比世界還大，我的詩怎能表現出你那雕像似的美麗？

當我用爲情而焦的赤脣，在你身上任何部分吻着時，你偏偏又叫我做詩。那時我就立刻伸開紙，提筆大書‘戀愛’兩個字。親愛的姑娘，我想：只有‘戀愛’兩個字，單單的就是一首詩。

只是如今你已不愛我了！姑娘，我知道，我知道，你將不會再叫我做詩。然而一縷縷失戀的悲哀，從我心裏，迸到指尖，再從我指尖，透到筆底。我終於哭着狂寫我的

詩！我終於哭着狂寫我的詩！

姑娘，我的詩歌是悲哀；歡樂時卻寫不出詩來。所以我不願意寫詩，寧願得你的愛；所以我不願做一個詩人，寧願做你的情人。只要你能從新愛我，我可以把這些詩付之一焚！

被棄的叔羽四月四日

## 五

棣華：

自你和我絕交後，我曾陸續寄上信四封和花兒一朵；但是沒有回信！沒有回信！

我不幸做了三角式戀愛的悲劇中人物。我為你已用盡我的愛情，用盡我全副的愛情，而且你起先也很愛我，我以為從此可

以永遠戰勝我的情敵，誰知道你又棄我而愛他呢！唉！我還有什麼話可說！我還有什麼話可說！

棣華！我現在只有一個希望，希望你還能以友情待我，一面讓我單戀你，好嗎？我現在對於戀愛的真理已完全了解。我知道愛情不是可以交換的商品：我愛你，便不必強你也愛我。姊姊！讓我單戀你！讓我單戀你！你既不愛我，難道不能視我如朋友嗎？

棣華！從前你愛我的時候，我是個失掉了心的人，也可以說我是沒有心的人。你隨便往那裏去，我的心總是一刻不離的跟着你。如今你雖已不愛我了，牠還是緊緊地跟着你；就使你狠命地把牠摔到潭泥裏，或是碰在石頭上，牠還是要跳起來追隨着你。姊

**姊！讓我單戀你！讓我永遠單戀着你！**

我自信我愛你完全是出於真誠的，我也自信我對你的愛是精神的，絲毫沒有一些肉慾的念頭。雖曾一度向你求婚，但這不過是先發制人的一種辦法。所以如今你雖不愛我了，我還是要愛你。因為築在物質上的戀愛是暫時的，容易倒下來的，和築在沙上的房屋一樣；惟有精神上的戀愛是永久的。姊姊！讓我永遠單戀着你！讓我永遠單戀着你！

我是世界上最懦弱的人，當苦痛壓迫着我的時候，我只會哭，只會寫詩！你平素是很愛讀我的詩的。我還記得有一次你竟讀得哭了；我真料不到，像我這樣淺薄幼稚的作品竟會使你感動！所以我想，只要我的



詩能時常映入你的眼簾，我心靈上就得着一種不可言說的甜蜜的快感了！我今天上午又寫了單戀一詩。現在抄在下面。不知道你讀後有什麼感想？不過你讀時請你多備幾塊絲帕，恐怕一塊絲帕不夠揩你的眼淚。

當雲雀報告春已來了的時候，一個亂髮的少年，時常在綠油油的草地上徘徊。

他看見了：一陣微風輕輕地吻着地上疏落的小草，但草兒搖搖頭，表示不願意。便抹着眼淚，癡想他所單戀着的姑娘。

當春末夏初的時候，一個亂髮的少年，時常在碧水蕩漾的池邊徘徊。

他看見了：落花紛紛墮入池中；池水顛狂地擁抱着牠，隨後又歡笑着過去了，但落花卻無意於牠。便又抹着眼淚，癡想他所單戀着的姑娘。

當秋意吹到了人們的心頭的時候，一個亂髮的少年，時常在寂寞的空庭中徘徊。

他看見了：秋蟲向着月兒，訴盡心裏的衷曲，但月兒板板臉不睬牠，很冷淡的樣子。便又抹着眼淚，癡想他所單戀着的姑娘。

當冬天挾着嚴威到來的時候，一個亂髮的少年，時常在蒼老的樹下徘徊。

他看見了：孤松杈枒着繁枝，植立在荒

寂的園中；寒霜親密地偎倚着牠，但孤松漠然地站着不動。便又抹着眼淚，癡想他所單戀着的姑娘。

棣華！你那封最後寄給我的絕交信，雖使我讀了心裏覺得非常難過；但因為牠是你親筆寫的，我還是常常讀牠。讀一會，哭一會，一張薄薄的紙早已被眼淚溼透了！

那封絕交信仍舊寄還你。唉！姊姊！我哀求你！我哀求你！請你收回成命罷！你既不能愛我，至少也應該以朋友的情待我！

千萬請回信！倦極，不多談。

叔羽四月七日

## 六

棣華：

在幽深的山谷裏，假使你高高地叫喊起來，也許聽得見回音罷！惟有我寫給你的許多信，終於沒有回信！終於沒有回信！

姊姊！我不怨你！我一些也不怨你！我曉得你所以沒有回信給我，當另有別種特別緣故。也許他不允許你寫信給我。我曉得你是個多情的人，決不會這樣忍心的和我絕交，也決不會把我的信都置之不答。這一定是他逼迫你，叫你這樣做的。姊姊！我諒解你！我十分諒解你！

我記得我從前每次接到你的信時，我是多麼的快樂呀！一收到你的信，我便忙着寫回信。有時日裏功課忙，沒工夫寫，半夜裏也會點起洋燭來寫信。有時剛逢吃飯時

接到你的信，我便連飯都不想吃，忙放下筷，捧着信，飛一般的跑到樓上寢室裏去，偷偷地把信拆開讀了。一遍不夠，第二遍，以至幾十百遍，恨不能把信裏的蜜語一句一句的吞到肚裏去！但是，現在呢，這種情景大約不會再有罷！

棣華！我現在只有兩個希望，第一，希望你能時常和我通信；第二，希望你能允許我時常和你見面。若是你連這些小小的要求也不允許我，那末，我只好自殺了吧！

棣華！我從前每次往崇真女師裏來訪你的情形，你大約總還記得罷！我們學校距崇真女師至少有七八里路遠，但我還能每天來看你，而且在會客室裏，我們常常握手，接吻。我有小詩握手一首，便是描寫我

們會面時的情形的，現在且抄給你看看：

我那冰冷的手，緊緊地握着——而且長時期的握着——她那柔膩的灼熱的手；

後來，我的手倒慢慢地溫煦了，她的呢，卻慢慢地冷了。

現在回想過去的歡樂，還覺得津津有味；譬如吃了橄欖有回味，齒頰間猶覺甘如飴。唉！我不知道過去的歡樂幾時纔能重來！姊姊！我不怨你！我不怨你！我只恨時間跑得太快！我只恨時間不能向反對方向走去！我只恨時間不會從‘現在’再走向‘過去’的道上去！我只恨時間不能把從我們手裏

奪去的歡樂再還給我們！

我這幾天身體不大舒服，精神也很頹喪；除寫詩外，已不能再做別的事。昨夜哭着狂寫失戀後贈情敵詩一首，如今也抄在下面，請你轉寄給他，——自然是指我的情敵——因為一來想你也能讀到這首詩，二來我不願親自直接寄給他。

她把給我的愛情收回了，  
又轉給我的情敵，——便是你！還怪  
我對她沒情義；  
現在勝利的金冠已戴在你頭上，  
祇餘失戀的悲哀埋在我心裏！

唉！我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  
求！

我要把我心裏的悲哀，  
統統裝在一隻瓶裏，  
然後密封着口兒，沈到海底；  
怕只怕，那沒情的海風，  
會故意把牠吹浮到水面！

唉！我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  
個！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  
求！



情敵！—— 恕我這樣稱呼你！

我如今把愛她的心交給你，

從今後請你加倍愛她，

一半爲我，一半爲你自己。

更祝你們倆的愛情，永遠不變！

唉！我只有一个希望，—— 只有一个！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求！

也無須哀號，也無須悲啼；

且揩乾眼淚，把心兒重收起。

已往的事，譬如那曇花一現。

就使我能閉着眼喊一聲：“夫人，我愛

你!”

但這句話能不能吹到她耳邊?

唉!我只有一個希望，——只有一個!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求!

請你告訴她，——不!我應該稱‘夫人’。

告訴她:我以後不會把她忘記。

雖然她的身子將嫁給你，

雖然我和她也許不得再見，

卻終不能禁止我把她嵌在我心裏!

唉!我只有一個希望，——只有

一個！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  
求！

活着既沒趣，尋死又不成。

我如今但願能害一場大病，——  
害病而死了，倒也干淨！

再不然，便讓我鎮日裏做夢，  
——日的夢，夜的夢——永遠不醒！

唉！我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  
個！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

求！

且關好窗戶，把竹簾垂下，  
不要讓明月透進碧紗；  
窗前的花，任牠開或落，也無心管牠。  
不是不愛光，也不是不愛花，  
祇爲的是她已不愛我了！

唉！我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  
求！

我的心猶如酒杯，她的愛情便是美酒。

心杯中原裝滿着愛情之酒；

誰知道我自己還沒有上口，  
倒先被別人搶去享受。

含淚看心杯，早已空無所有！

唉！我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求！

驀地裏她微笑地向我說道：

“少年！不論怎樣，我總和你好，  
那個人兒，我遲早要和他絕交。”  
誰曉得，眼兒一睜，原來還是一個夢！  
呀！假使我能常常做這樣的夢倒也好。

唉！我只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

個！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  
求！

重檢讀她的情書，不禁淚落如麻！

且一齊燒成紙灰，和淚吞下；

倘若有一朝紙灰能復燃呀，

請牠把我那深藏着愛情的

白熱的心腸也燒成灰兒罷！

唉！我只有一个希望，—— 只有一  
個！

希望着還能和她見面握個手，

再在她手背上輕輕地吻一下；

諒她總該允許我罷，這小小的要

求！

兩手無力，不能再寫。希望有回信，並  
望保重身體！

你從前的情人叔羽四月十日

七

我所念念不忘的棣華：

這是你和我絕交後的第七封信，卻沒有得到你的回信，連片紙隻字都沒有！難道我的信都被郵局誤了嗎？還是被你們學校裏的舍監沒收了呢？就使你真要和我絕交，你也該告訴我絕交的理由，使我好向你謝罪。

我這幾天心情反常：心緒不寧，眼眶裏

擠滿着酸淚，時時想哭！但是哭給誰聽呢？有誰知道我心裏的悲哀呢？更有誰能和我表同情呢？那些冷酷的人們，在我看來，都是肉塊堆成的石像，少有同情的人呀！

棣華！我何嘗不知道愛情便是苦痛？但是爲了你，爲了神聖的愛情，我就是苦痛到死，我也情願。就使愛情是一團猛烈的火焰，我也願化做一個飛蛾，甘心爲牠而死！不信，請讀我的玫瑰及其刺一詩：

在一座寂寞的深園裏，  
我從野花叢中穿過；  
那些紅着顏的玫瑰，  
都探出頭來望我。

牠的美麗和香氣，



使我陶醉，又把我迷住；  
但牠那可怕的毒刺，  
刺傷了我的手，流血如注。

我看了一下手上的傷痕，  
不禁含淚的微笑了；  
爲玫瑰，我就使被刺而死了，  
也不忍把這毒刺極力咒罵。

我還要把手上的血染在牠上面，  
使牠更鮮豔，更美麗；  
這些小小的犧牲值得什麼？  
何況爲牠！何況爲牠！

愛情是一朵玫瑰；

苦痛是牠的毒刺；  
幸福和快樂便是  
牠的美麗和香氣。

愛情已給我不少的幸福和快樂，  
如今且嘗嘗苦痛的味道；  
唉！可憐的我呀！這是爲愛情，——  
爲牠，你還是忍受些的好！

只要能想到苦痛爲的是愛情，  
苦痛也就變做幸福和快樂了！  
便是苦痛得快要死了，——  
爲愛情而死，死也甘愛！

聽說你不久將和他結婚。我得着這個  
消息之後，很爲你快樂！棣華！讓我含着酸

淚謹祝你們倆幸福無疆！讓我用顫抖的灰  
唇爲你們倆祈禱！讓我在我瘦削憔悴的頰  
上，爲你們倆微微露一絲笑容！

姊姊！讓我吻一吻！

叔羽四月十三日

## 八

我所眷戀的棣華：

我已不希望你給我回信，因爲我眼巴  
巴一直等到現在，還是不見你的信來！從今  
後我纔明白：原來希望是一個狡滑的騙子，  
他起先用一種甘言蜜語來引誘我，隨後又  
離棄了我！但是，棣華！你雖沒有信來，我  
還是要寫信給你，只要我還活着。我祇知道寫  
信給你是我的義務，愛你也是我應盡的義

務！

我在寄給你的第六封信裏，曾說過我尚有兩個希望：第一，希望你能時常和我通信；第二，希望你能允許我時常和你見面。換一句話說，就是望你還能以朋友之情待我，一面讓我單戀你。若是你連這些小小的要求也不允許我，我恐怕難免於自殺吧！現在第一個希望既達不到，第二個希望也許能達到。棣華！你能允許我和你再見面嗎？

自你和我絕交後，我是屢次在你們學校門前徘徊躑躅。假使我那時身上穿的是校服，人家一定要當我是站崗的巡警呢。我幾次想進去，又恐怕你不肯見我。唉！我真是沒法！我真是沒法！

我準於一星期後再到你們學校裏來，

那時我一定要大着膽子見你，請你千萬不要拒絕呀！

這封信是雙掛號寄上的，因為：一則，恐怕被郵局遺失；二則，我雖不能得到你的回信，卻還能得一張你簽過名的回單，算是覆信的代替物。

今天我略有微恙，但不要緊，請勿念！  
催睡的鈴已搖過了，再見。

叔羽四月十五日

## 九

棣華：

我知道：我幾天前寄給你的掛號信，你已收到，因為郵局的回單來了。這張回單，在我看來，比幾千幾萬封的清書還寶貴！我

剛把牠拿到手中時，我全身的紅血輪便紛紛飛跑到我面部上來，心兒不住地躍躍跳動，手心是像火一般的熱！但是仔細一看，回單上面沒有你簽的名，卻蓋着一顆‘崇真女師門房’的印。唉！這真是使我失望！你不但寄我一封信，連在回單上簽一個名你也不肯！

再隔幾天我一定來訪你，但是我怕，怕你不肯見我；我也不知道我們會面時要說些什麼話才好。

病還沒有痊愈，也許不能踐約，但我是十分渴望的想見你！

別的話面談。

叔羽四月十九日

## 十

棣華：

昨天我帶着病到你們學校來訪你時，號房——一個架着古式眼鏡白髮蒼蒼的老人——照例遞過一本‘來賓簽名冊’來教我填寫。填好後，另外一個校役通知你去了。我便逕自進會客室裏坐下，也不須別人引導；因為你從前愛我的時候，我是時常到你們學校裏來的。我在會客室裏屏息靜氣的期待着，一面心裏這樣的想道：

‘不知道她肯不肯見我？……也許她不肯見我罷！若是她肯見我，她當初也決不會這樣決絕地和我絕交。……不！不！女子大多數是多情的，也許她現在正在後悔，何況我也不會錯待過她？……但是見面時和

她談些什麼話才好呢？……爲什麼現在還不見出來？……”

每次聽見室外的脚步聲，總以爲是你出來了；回頭一看，卻是別人打室外經過。一會兒室外起了一種輕微的脚步聲，隨後進來一個女子；我以爲這一定是你了，誰知道抬頭一看，原來是你們學校裏的女僕。她不和我說一句話，只遞過一張字條給我看。我拿着看時，見紙條上面寫着的是：‘有要事，不克出見’七個字。棣華！你知道我看了這幾個字後心裏是多麼難過？若不是女僕站在我面前，我早就哭出來！那時我料你已不肯見我，於是我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了！

今天上午病勢轉劇，頭痛異常，飲食已



大減。然而我也不希望痊愈；若能就此死去，更好！

心中悲苦萬狀，淚和紙上的墨瀋混在一處，字跡因而模糊，請原諒！

叔羽四月二十三日

## 十一

棣華：

這封信是託別人代寫的，因為我這幾天正患重病，不能握筆。

也許這是末次寫給你的信；恐怕再過幾天，我就要微笑地離開這世界。在未死之前，我還想見你一面；你可到兼愛醫院來訪我。若是你有信，也請寄到這裏來。棣華！請你千萬不要為我哭泣，你要知道這正是三

角式戀愛的必然的結果。但是這齣悲劇也不久就要閉幕，我死之日，便是這齣悲劇閉幕之日！

附上‘我要回去了’一詩，是我昨夜從夢裏哭醒後寫的。這是我的輓歌，也是將死的春蠶最後吐出來的一條絲。

我要回去了！去，去，去，往‘死的高原’去！

在這生的世界上，我不過是一個生客，而‘死的高原’卻是我的故鄉。

朋友們，當我和死一步一步地逼近時，你們千萬不要說我是將死了，你們只要這樣說好了：“這個少年在他鄉作客二十一年，如今他要回去了！”

我要回去了！去，去，去，往‘死的高原’去！

朋友們，當我連頭都不回的走去時，你們千萬不要挽留我！若是你們牽着我的衣，阻我回去，我可以絕裾而去；若是你們拉着我的手，不讓我走，我寧願斬掉了手兒再去！去，去，去，往‘死的高原’去！

我要回去了！去，去，去，往‘死的高原’去！

朋友們，當我微笑地和這世界永別時，你們千萬不要哭，——連一滴眼淚都不要掉下來！也不要爲我唱輓歌。

徒然哭着，唱着有什麼用處呢？而且在你們的歌聲和哭聲未歇之前：我早已悄悄地走到死的高原了！我早已飄飄地飛回我的故鄉了！

永別了！姊姊！

薄命而短命的叔羽

四月二十九日

# 白衣的天使

# 白衣的天使

## 一

應立摩在S大學對面的P醫院裏住了四天，病已霍然痊愈，他便於那天午前匆匆回到S校；因為照P醫院裏的規則，住院的病人，如其過了午時纔出院，在理要多收一天的住院費。

和他同寢室的朋友們，在他缺課不到的幾天裏，不時的談起他。他的病並不十分

沈重，本來值不得他們去注意和憂慮；不過因為P醫院新近雇有看護婦多人，不覺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加以人們的天性又喜歡揣測他人的心理，和虛構種種無中生有的事實，所以他們便你一言我一語的議論紛紛了：

“我今天曾往P醫院去訪立摩。他說明天大約可以出院；但我勸他再休養幾天，橫豎明天是禮拜六，沒有什麼功課，後天又是禮拜日。”

“他說明天就要出院嗎？未見得罷？住在醫院裏又快樂，又安適，又有溫柔和藹的看護婦服侍他，祇怕是此間樂，不思蜀吧！”

“在我看來，看護婦的‘婦’字，應該改爲

‘女’字。據說她們大半是年在二十以下的處女，真是二八青春，花容月貌……。”

“可惜P醫院的住院費太貴：頭等每天要五塊錢，二等一塊半。以外還有什麼驗費咧，醫藥費咧。否則，我情願天天去害病！”

“疾病固然給他以無限的痛苦，然而也給他一個接觸異性的機會。他近來求偶的心不是很切麼？”

大凡青年人總愛談兩性問題，——尤其是在社交不公開的中國的情形之下，——S大學的學生也是這樣。有時二三友朋。聚在一起，彼此所提出的問題常是不約而同的。他們談話的資料，無非是：‘某某已和一個女學生發生戀愛了’；‘某某現在正托人



介紹一個女朋友’；‘某某因為失戀自殺了’；‘某某尚在hunting(獵豔)’……等等。而這種談話，往往能延長至二小時之久。甚至S校的一個宗教教員，為迎合學生的心理起見，上宗教課時，也屢次提起‘性慾’兩個字，而且正言厲色的對學生們說：

“你們不要把性慾看作什麼猥褻的事情！一切宗教和文學，差不多都直接或間接的和性慾有關係呢。”

就是這樣，他們的方寸間，被‘兩性’‘戀愛’‘性慾’……等等名詞塞滿了。復次，他們的腦筋更具有有一種特別的聯想作用。譬如他們發見別的同学懷裏藏着一方絲巾，或是一隻金錶，或是身上穿着一件鮮豔奪目的絨線衫，他們便會這樣的問他：“你這方

絲巾是不是首的情人贈給你的？”或是：“你這件絨線衫是不是你的情人替你織的？”假如在那件絨線衫上嵌幾個蟹行字，或是在那方絲巾上，用五色的絲線，縷着些美麗的花紋，那更易使他們起疑。又譬如別的同學偶然和女朋友通幾封信，他們就馬上造出許多謠言，說他已和某某女士發生關係，於是一傳十，十傳百，一剎那間，全校的人幾乎沒一個不知道。而那個受屈的同學，有的只好默認；有的到那時雖費了許多口舌，想極力闢謠，但已是來不及了。又譬如他們看見別的同學赴女學校的遊藝會，或是到公共圖書館裏去瀏覽書報，他們便立刻加他一個罪名，說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如今立摩進了P醫院，他們原知道他是害病，一

方面却也疑他有意獵豔。

立摩出院的那天，和他同室的朋友們都很興奮地問他住在院裏時的狀況，而關於看護婦的詢問，更是特別的熱切而詳細。他彷彿是碟中的魚，碗中的肉，問句像簇箭一樣的亂射在他的身上。他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也不知回答那一句的好。惟一的方法，便是索性閉着口微笑不語。他們中的一個見他兩頰發赤了，遂用取笑的口吻揚聲對其餘的幾個人說道：

“你看他面色也比從前好得多了，兩頰簡直紅潤得像玫瑰一樣。看護婦的魔力倒底不少！”

立摩是一個極端的戀愛的崇拜者。他常以爲：異性的愛情，猶如船艙的舵，情人猶如一個掌舵人，而他自己便是一隻在浩蕩的人海裏漂泊無定的小船。但是舵在那裏呢？掌舵人又在那裏呢？世界雖大，却沒有一個女子來愛他。桅檣和繩索是將斷了，而風浪又是這裏的險惡狂暴，行見波濤起伏的大海要張口把他吞沒了！

✻ 他又是一個基督徒。但他入教的理由很簡單。他以爲一個人的心總得有個歸宿，總得有個信仰，信仰上帝也好，信仰戀人也好。假使他有戀人，那末他的心便有歸宿處了。但如今誰是他的戀人呢？所以他只好信仰上帝了！總之，他對於耶教的觀念只是這樣：

假使我有戀人，  
我可以不信上帝，  
因為那時  
她將做我惟一的心的主宰者。

他又是一個詩人，一個熱烈的戀愛的歌頌者。在他的詩裏常充滿着一類滿腔愛情無處發洩的感傷的哀音。他的好友P君見他這樣，曾極力安慰他說：

“立摩，你要知道，異性的愛，並非是全個愛。我所希望的，一個詩人，不拘拘於個體上求些靈性，我是嫌牠太狹小了。你應當使你的精神披拂一切，蕩漾於大空中，擁抱着偉大的宇宙。”

P君的好意，使他十分感激。然而他終覺得他朋友的話未免太玄妙深奧，而不切於實際。

近年來他心裏更感到異常的空虛和孤獨，與別的帶着憂鬱性的青年一樣。他的詩既不能安慰他於萬一，反增加他的煩悶。至於他所信仰的上帝呢，在他看來，也似乎太虛無飄渺了，在他枯燥無味的生活中，他惟一的伴侶，便是時常追隨他左右的病魔。而病魔又能善體人意。當立摩被煩悶之濃霧籠罩着時，牠——病魔——即披着一件寬大的黑衣走來，在牠廣博的衣袖裏，藏着各種不同的禮物——疾病。牠每次來時，牠總是這樣的提醒他說：

“朋友！快拋却你一切的煩悶和慾望

罷！來！跟我來！我是一葉慈航或寶筏，從生的世界渡到死的高原。朋友！你瞧！那邊不是我必須駛向的所在地麼？”

當病魔的禮物握到立摩的手中時，他果然病了。這回他害的是紅痢。起先還勉強可以支持，後來，一天之中腹瀉竟至十餘次。那時適值S大學放春假，校役大半已回家，沒有人侍候他。和他同室的朋友們，又都趁着這明媚的春光，往杭州遊歷去了。——本來他也想和他們一塊兒去。但因為幾月前他的舅父曾打算介紹一位杭州G女師範的學生叫做H女士給他做朋友，他也曾寫了一封極長的信，託他舅父轉交給她，懇求她和他通信。他以為她一定允許的，所以種種事情多預先計劃好：定幾時往杭州

去訪她，買些什麼禮物送她，又買來了幾束彩色的信封和信紙，在每個信封上，預先寫好她的通信處和姓名。他等了許多天，才得到她的回信說，她現在校課很繁重，無暇兼顧他事，通信一項，恕她不能應命。羞憤交併的他立刻把信撕得粉碎，連杭州也賭氣不去了。——所以他想校裏若再住下去，病是決不會好的，最後他決定到P醫院去修養幾天。

還有一種性的誘惑，使他決意這樣的做去，那便是因為P醫院的住院病人都是女子看護的。有一個在那個醫院住宿過他的同學，曾演說似的對他陳述他住在院裏時的狀況，說看護婦怎樣怎樣的優待他。

“我進院的第一天，便有看護婦替我洗



澡，那時我身上除了下體裹着一條毛巾外簡直一絲不掛。……”

立摩那時聽了他的話，雖是將信將疑，却也使他下了一個決心，就是祇要一有機會，他遲早總得嘗一下這種新奇而浪漫的生活的滋味。

### 三

P 醫院的內科醫生C 博士隨便問了立摩幾句話，便知道他害的是什麼病，而且驗出他大便裏兼雜膿血。

“我想在這裏修養幾天……”立摩帶着遲疑的態度，從嘴裏迸出這幾個字，而且語音特別的放低，似乎有些膽怯，又彷彿他心裏的隱秘已被醫生識透，使他不好意思說

出來的樣子。

“那是再好沒有的了。”

醫生的答語使他十分滿意。他恐怕醫生對他起疑心，於是又加了一層申說。

“住在校裏真是非常不方便！從寢室到廁所，差不多有十丈多路遠，往來跋涉，十分費力，而大便的次數又是一天多一天……”

新奇而浪漫的生活開始了，現在立摩正躺在一張柔軟的西式的鐵牀裏，牀上堆疊着白色的線毯和細毛氈氈而帶有花紋的呢被。醫院裏一切特有的景象：病人的呻吟；清晨裏悠揚的頌讚上帝的歌聲；廁所裏不時的自來水衝洗便溺的聲音；看護婦身上的白布工衣的飄動；到處藥水的氣息；具

有四輪的鐵製的架子——可以放一切醫藥用具的——的推動……這些都使他起了一種新的感覺。

病室的門呀的一聲開了，門外站着一個年約十七八的膚色白皙的看護婦。她略略注意他一下，然後逡巡地走近他牀邊。

“你惚過浴麼？”她說話時，態度很大方，面上並沒有一點怕羞的樣子。

立摩這時忽然記起他朋友所說的看護婦替病人洗澡的話來。他想，如今這樣的事，要臨到他身上了。便搖搖頭回答道：

“我今天還沒有洗過澡呢。”

“那末，請你過一歇去洗澡罷。”

他立刻小心謹慎地回答了一個‘是’字。一會兒，院役進來，兩手捧着一隻滿盛

着溫水的小浴缸，又拿來一套淡綠色的法蘭絨的襯衣，把牠放在牀側的一張小小黑漆的方几上，叫他浴後換上。但並不見看護婦進來。

“你自己會洗麼？讓我替你洗好麼”院役這樣的問他。

他從院役的語氣裏，纔知道看護婦替病人洗澡的話，全是說謊。

“不！我自己會洗。”他說時，面上露出失望的神情，而且略有怒意。

午餐後，那個看護婦又進來，雙手捧着一隻木盤，盤裏放着一杯藥水，幾粒藥丸，和一隻溫度表。她把木盤放在方几上後，便接着牀沿坐下。他想起剛在洗浴的事，不覺暗自好笑，但她却毫不覺得。當她把一粒藥

丸輕輕地放在他嘴裏時，他乾燥的兩脣幾乎吻着她春筍般的纖指，恨不得將她的素手連藥丸一同吞下去。她又遞給他一杯藥水，他從藥水的顏色和氣息裏，知道這是薄荷油。他素性最怕吃藥，尤其是薄荷油；有時爲了疾病的緣故，他也只好皺着眉頭，勉強一口一口的慢慢喝下去，彷彿鷄雛啄米似的。但這次却不是這樣，他一聽見她叫他一口氣把牠喝完時，他便毫不躊躇地照她所說的做了，同時他喉嚨裏連續不斷的吞下藥水的聲音，很響亮地可以聽見。隨後她又把溫度表放在他口裏，一面從被窩裏拉出他的右手，安置在牀沿上，以便替他切脈息。偶一不慎，他震顫的右手從牀沿上滑下，致觸着她的左股，他立刻很快的把手兒縮回，

紅漲的臉兒羞得幾乎要攢進被窩裏去。

#### 四

這是立摩進院後的第三天了。他漸漸覺得到這裏來實在沒有意思。那個年青的看護婦，待他也未見得比別的病人慇懃些，她也不能時常到他牀邊來看顧他。白天裏，她只來四次。夜裏，她不來了，另外一個看護婦來看護他，但每夜也只來一次。因為她們有她們規定的工作，而P 醫院裏的住院病人又不是只有他一個人。每次她們來的時候，對他惟一的職務，無非是送藥，驗體溫，切脈息……等。這些事通常於五分鐘內便可完畢。於是她們姍姍地離他而去了。這樣，至少要過四五個鐘頭纔再來看他。在這

四五個鐘頭的長時間內，他的生活簡直枯燥到極點：醫生既不許他閱讀書報，又沒有什麼朋友親戚來訪問他。他起先把醫院當作天堂，那些看護婦都是白衣的天使；現在，他視醫院無異牢獄，她們都是慈悲的人道的獄卒，而他自己只是個帶着疾病之枷的犯人罷了！未進院之前，他急於想進去；既進院之後，他又恨不得立刻再回到S校裏去。本來他隨便到那裏去，‘孤獨’總是一刻不離的跟着他的。不論學校或是醫院，一樣的使他抑鬱無聊。他從S校到P醫院，不過換一個地方罷了，對於他孤獨的生活又有什麼改變？世界雖大，却沒有他容身之地！

他一動不動的躺在病牀上，兩眼無神地望着天花板，落寞的感慨亂雲似的堆滿

在他的心中。忽然想坐起來寫一封信給他的父親。近年來他似乎不大記念那遠在山明水秀的故鄉的他父親。在他童年時代，他若是有一天沒看見他父親，心裏便會覺得十分難過。後來，就是在他十五六歲就學遠方的時候，他也常常想起他父親。但現在的情形，却和從前不同了！現在他已到了性的時期，身體也發育得很完全，他腦袋裏被‘女性’‘戀愛’……等等名詞佔據着，便沒有餘地容這個‘孝’字。他父親雖時常寫信給他，但回信却很少，而他寫信給他父親的時候，常是正當他害病或是零用錢用完之際；因為只有在他身體不大舒服或是囊空如洗的時候，他纔想起他父親。

他記得從前他在家裏每逢害病時，總



是他父親——一個略有聲譽的儒醫——替他醫好的。雖說是‘良醫之子多死於病’，但他渺小的生命得能維持到如今，不能不說是他父親的力量罷！如今他又病了，假使給他父親知道了，心裏不知又要怎樣的難堪呢！唉！在這茫茫的世界上，除了他白髮蒼蒼的老父外，還有誰來掛念他，疼愛他呢？他母親呢，早已在他孩提時棄他而去了；二個哥哥和一個姊妹也都已早年夭折；至於他理想中的戀人呢，他自信此生是得不到的。

“父親呀！沒處灑的熱淚，還是向你洒了罷！說不盡的苦痛和煩悶，還是向你訴了罷！今天我要寫一封極長極長的信給你了。”

他一面想，一面從衣袋裏摸出他父親

最近寫給他的三封信來，這些信他到如今還沒有回覆呢。當他把信重讀一遍時，眼淚便和雨一般的流下來。

他進醫院時，身邊除了一塊絲巾，三封信，一枝自來水筆，和銀洋外，並不帶別的東西。這時他要寫信給他父親，却又沒有信紙和信封。剛巧那個年青的看護婦又捧着木盤推門進來，於是他決定問她借幾張。

“密司……”他口裏纔吐出‘密司’兩個字便又停住了，因為他不知道她姓什麼。但又立刻改口道：

“看護先生，我可以問你借幾張信封信紙麼？因為我想寫幾封信。”

“你要，我可以送你幾張。但我只有顏色信封和顏色信紙，不知道你喜歡麼？”

“那也好。”

這是他們第一次的談話。本來她不大和他交談，偶然對他說一兩聲‘早安，’已是很難得。至於他，一見她便會面紅耳熱的，每次她進來時，他兩隻眼總是望着別處，不敢正眼來看着她，更不必說和她交談。這回他居然大着膽子和她交談起來，連他自己也有些驚奇。

她出去，讓他坐在牀上喝藥水。一會兒，又進來，手裏拿着幾張信紙和信封，差不多各種顏色都有。

和平常一樣，她一等事情完畢便立刻離去。他跳下牀，在方几傍的一張矮櫈上坐下，把她給他的信紙攤在几上。正提筆欲寫，忽又把筆放下，拿起信紙的一角放到唇

際，輕輕地吻了一下，同樣的把信封也吻了幾吻。

“呵！年青的女郎！請寬恕我罷！我要把你那美麗的贈品保存起來，一直到我死了爲止。”

他感喟着，將牠們摺疊起來，又用絲巾包好，偷偷地放在懷裏，緊貼着自己的胸膛。而他父親的信呢，倒底是沒有回覆，而且他差不多忘記了。

## 五

醫生說他的病已好得多，他也預備出院。幾天無形的軟禁，原使他有些不耐煩；但當他要離院的時候，他又覺得有些戀戀不捨的樣子。他也不知道幾時才能再到這

裏來。

“呵！天堂！呵！牢獄！呵！天堂裏白衣的天使！呵！牢獄裏慈悲的獄卒！你和藹的面容，你仁慈的心腸，你神聖的職業，你默默無言的櫻桃小口，你姍姍的蓮步，和忽去忽來的芳跡，你頭上繫着的白布頭巾，你身上飄飄飛舉的白布套衫，你纖纖的玉手，和捧在玉手裏的木盤，還有，你親自賜給我的美好的贈品，——這些都是我所忘不掉的，但是如今別了！”他這樣感傷地暗自嗟歎着。

他出去時，並沒有人送他。他想和那個年青的看護婦——可憐他到如今還不知道她的姓名——握手話別，但當他踏進她們的辦事室的門時，他見她不在那裏，只見一個他所不認識的看護婦正在那裏調藥。

“我去了，謝謝你們！”

她慢慢的回過頭來，漠然地，冷淡地，而且機械地對他說一聲“不要客氣，”便又立刻回轉頭去，照舊做她應做的工作。他遂沒精打彩地出來，中心惘惘然如有所失。這時他恨不得再害一場大病，好在醫院裏多住幾天。

從看護婦的辦事室到P 醫院的大門中間，有一帶很長的走廊。他一面走，一面還希望在過道上能遇見她——那個年青的看護婦。他祇要對她說一聲“我去了，謝謝你，’他也就夠滿足了。但他是失望了，他看不到她，只遇見一個院役。

“應先生！你去了嗎？那麼，再會。”

“是，再會。”他用顫抖的聲音回答着，

似乎要哭出來的樣子。他想這‘再會’兩個字倒很有意義，他也很希望能再到這裏來。

他回校後，和他同室的朋友們又取笑了他一陣，說他四天的艷福也享夠了，或許竟已得到幾個看護婦和他做朋友。他以爲他們是有意奚落他的孤獨和寂寞。他很想寫一封信給 P 醫院裏的那個年青的看護婦，謝謝她賜給他這樣美麗的贈品，和對他懇懇的看護，但他沒有這勇氣。這天午飯也吃不下，原來他又病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1273B



8-1754

